

任林举《老虎啸风》:

山林里的生命礼赞

翻开任林举的长篇小说《老虎啸风》，东北莽林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晨光穿透锡霍特山脉的雾霭，草木的呼吸间蕴含着自然的法则与生灵的坚守。在这片远离人类文明的旷野中，上演着关于生命繁衍、存续与升华的故事。此前，任林举创作了报告文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以严谨的纪实笔法、田野调查的创作方式，深入到东北虎的生存世界，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新作《老虎啸风》将目光转向青少年读者，把原本复杂的生态知识与生存哲理，通过生动鲜活、易于孩子理解的动物故事传递出来，向小读者们传达生命的坚韧、成长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相较于《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的厚重与深度，《老虎啸风》更注重以趣味性和故事性来吸引孩子，兼具文学性与教育性。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一首震撼心灵的生态诗篇，更是一本关于生命的教科书。

“天地之大德曰生。”任林举将“生命教育”与“生态启蒙”深植于文学叙事，书写了关于老虎家族的生命史诗，他对万物创生的礼赞体现出“生生之谓易”的生态哲思。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自然是作为人类活动背景而出现的，与之不同的是，任林举并不是以人类作为写作的中心，而是以东北虎啸风家族的生存经历为主线，建构了一个动物的童话世界，向小读者们展示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在锡霍特山脉这片广袤无垠的林莽中，生命的延续时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作为这山林之王的啸风也不例外，它必须在饥饿中寻找生存的可能。每一次狩猎都是对体力与耐心的极大挑战，为了伏击猎物，啸风可以保持一种蓄势待发的姿势四小时之久，大多数时候啸风都是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每一次的尝试，都像是它与命运的博弈，虽败犹荣。它的坚韧与不屈在每一次的失败与尝试中得以彰显，即便失败的次数多到令它沮丧，即使失败的次数远多于成功，它依然毫不气馁，在一次次狩猎中毫不懈怠，这种对生存的执着，是对生命本能的深刻诠释。

“失败是老虎一生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事情，这不会让它们一蹶不振。”打击接踵而至，在与外来者梅拉的领地争夺中，啸风失去了林谷腹地而不得不退避到海拔稍高的山地。生命的尊严，永远属于不言弃的勇者。熟悉的领地被夺走，饥饿如影随形地折磨着啸风，但它没有深陷失败的泥沼中一蹶不振。在与雄虎穷奇告别之后，它毅然踏上了未知的迁徙之路，只为给孩子们寻找一片新的天地，让生命得以延续。跋涉了千山万水之后，它来到了通肯山林和琿春河谷，在严寒的雪地中诞下四只幼虎：无离、燎野、纯决、卡索。随着四只幼虎的渐渐长大，啸风开始教导它们生存的技能，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示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技巧，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有勇气去尝试。生命的旅程中，充满了生离死别，但每一次失去都见证了生命的韧性 with 传承的力量。

四只幼虎与母亲啸风的离别如四季流转般必然，却又裹挟着血肉相连的隐痛。卡索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离开的，在某个上午，它以一种庄重而决绝的姿态，一步一步迈向自己的天地。手足至亲的温暖让它的脚步片刻停留却不改变方向，留下身后母亲与妹妹的担忧与不舍，它的步伐坚定，每一步都像是在和过往的生活告别，却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转眼间，秋天来了，萧索的落

山林里的生命礼赞

□王梓槌



《老虎啸风》插图

叶预示着分离即将到来。季节的谜题，是自然的法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然。为了让孩子们彻底独立，啸风选择在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悄然离开。它的隐退是生命传承的另一种形式，“分开，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孤独地活着；不分开，大家在一个领域里一同饿死。二者必选其一，这是老虎的宿命。”不管有多么不舍，都必须学会独立，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母亲离开之后，饥饿的无离没有经得住食物的诱惑，遭遇人类的猎套，虽奋力挣脱却最终伤重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离用血的教训来叮嘱弟弟：“燎野，要坚强，要努力活下去，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努力地活下去。”经历了失去姐姐的痛苦，燎野心中的悲痛迸发，发出了王者独有的怒吼，消失在苍苍的林莽中。不知不觉间，纯决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后，纯决与雄虎天罚相遇、结合，孕育了新的生命。最后一章中两只活泼可爱的小雄虎的出生标志着啸风家族在通肯山林中得以延续，也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希望。

作品以啸风家族的生命轨迹为叙事主线，将生存、繁衍、传承等生命节点串联在一起，以个体命运来映照自然的“生生不息”。这种对于生命创生循环的哲学性书写，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动物叙事，从而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我们见证了幼虎的出生、成长，从陨落到传承，每一步都在为我们揭示生命的真谛：生命最动人的奇迹不在于个体的永恒，而是其中存续的那种生生不息之力。这种力量是脆弱生命的顽强抗争，是成长过程中的不断蜕变，是面对失去时的坚韧不拔，更是新生命诞生

时的希望与传承。它如同山林中的虎啸，穿透岁月的迷雾，在生命长河中永恒回响。

儿童天然亲近动物，有评论家曾说：“动物形象在儿童文学中，不仅扮演着娱乐和教育的角色，更承担着引导儿童关注生态保护、培养环保意识的重要使命。”随着生态危机逐渐成为全球性议题，新时代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引导儿童关注生态保护，在幼小的心灵中播撒环保意识的种子。《老虎啸风》客观呈现出东北虎的生存困境，书中最令人唏嘘惋惜的便是无离的去世，这只继承了母亲谨慎禀赋的雌虎，终究没能逃脱人类设下的陷阱。“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下，总有一些不法分子选择铤而走险。一只老虎在自己的行走路线上遭遇猎套的埋伏是大概率事件，但鬼使神差地就让小心谨慎的无离遇到了。”反复的挣扎下，无离挣脱了猎套，身受重伤的她跑回了母亲啸风的领地，平日美丽光艳的无离不见了：“殷红的血，浸染了无离头下的白雪，仿佛它枕着一朵鲜艳的花朵，那么美丽，又那么残忍。”作品通过描写无离受伤和身体疼痛的细节，暗喻动物世界的生态危机，唤醒小读者对动物命运的共情，进而深刻反思人类不应该为了短期的发展而破坏生物共享的大自然。

当虎啸声穿越书页，回荡在读者心中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物小说，更是一位作家对未来的殷切寄望——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老虎啸风的故事里，读懂生命的壮美与脆弱，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创作谈

一直惦记着给孩子们写点东西。

2018年，我曾应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为孩子们写了一本自传体的小书《家住大泽西》，有了一些初步的感悟和心得。之后，想为孩子们写书的愿望更加强烈。

乍听起来，这个想法似乎有点莫名其妙。自己又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一定要给孩子们写书呢？

我想，我是有些理由的。

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孩子们是最真诚、最有潜力也最有未来的读者。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总体上还是少年时的记忆深刻，成年后的记忆淡薄。成年后我也读了很多书，但很多人物和情节包括作者都难以铭记在心，反而是少年时代的阅读，哪怕是支离破碎的，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并影响着我的一生。所以，我要为孩子们写书。作家如果遇到了一个认可你作品的孩子，他/她很有可能一直都记得你，并且他/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很有可能与你的作品有关。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人与人之间，包括作家与读者之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缘分。如果有人问作家有什么愿望，我想，那就是希望与读者的心灵相遇、互动、共情。对于这一点，也许孩子们更容易做到。

另一方面，这些年，我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有限，但每每晚辈拿着童书让我讲给他们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书中的内容理解起来毫不费力。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低估了孩子们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呢？是不是应该更多地为孩子们考虑？儿童文学作品不能仅仅供孩子们消磨时间，也应该能对他们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提升。要知道，现在的孩子，无论智力水平、知识和理解力，都远远优于他们的祖辈、父辈，为什么不让他们早点达到该有的高度呢？

我毕竟没有专门研究过孩子的阅读习惯和喜好，隔行如隔山，但我也曾经是个孩子，现在身边更不乏孩童的身影，所以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跟孩子们来一场互动，证明我们成人与他们的交流没有障碍。

2020年至2021年，我为了创作纪实文学作品《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一直在中国东北的通肯山林与琿春河谷考察。有时会跟着动物保护工作者穿行在原始森林中，搜寻野生东北虎、豹的踪迹；有时会跟着科考队伍进行野生梅花鹿和野猪的调查；有时会去山村采访那些早年以打猎为生的人。我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东北莽林中的各种动物，从食物链最顶端到最底端，了解它们的生存环境、生活规律和生存哲学，也在相生相杀的自然法则中体会到了每一个物种、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及情感，感悟世界中的有情。

如果我的孩子还小，一定要带他到这个山林里转一转，让他听听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故事，让他对生命的存在与延续能有一定的思考，懂得敬畏生命。恰在此时，新蕾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约我给孩子们写一个关于野生东北虎的故事。我欣然应允，但这个故事要写成什么样子呢？是写成残酷而充满生命挑战的，还是写成美丽而充满温情的？故事是设计成单独个体的奋斗成长还是从一个家庭着手？诸多问题和想法交织在一起，让我一时无从下笔。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最终我选择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那只代号为T16的东北虎为原型，讲述这只老虎迁徙、建“城”、繁衍生息的故事，其中既有残酷也有温情，通过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东北莽林里动物们的生存规律。

在这个故事里，孩子们能结识堪称精神领袖的母亲啸风、成熟而谨慎的姐姐无离、莽撞但勇敢的燎野、看起来柔弱却聪慧顽强的纯决、敏感孤僻但很有主见的卡索……每一只老虎都具有独特的性格，每一只老虎在生存、成长过程中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个故事要呈现和表达的内容很多很杂，其中既有家国情怀、边界意识，也有对生命原乡和归宿的追问，还有一个生命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成就、痛苦与欢欣、绝望与希冀……

在图书出版之际，唯愿孩子们能够喜欢上这几只命运波折的老虎，唯愿我倾注于这本书中的心意对我最在乎的小读者们有所触动，有所裨益。

□任林举

感悟有情的世界

■短 评

温柔地拥抱一切欢喜与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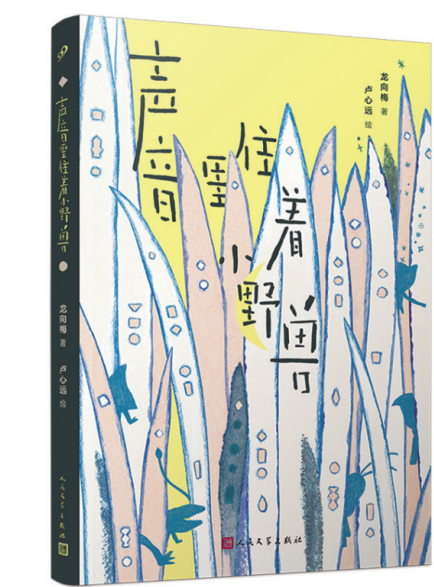
——读龙向梅童诗集《声音里住着小野兽》

□张 梅

近些年，童诗是评论家们关注度较高的文体。童诗应该书写更广阔和更复杂的人生体验，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龙向梅的诗集《声音里住着小野兽》以飞扬的想象、丰厚的质地和深刻的思想，呈现出童诗能抵达的广度、高度。

诗集最引人注目的是写出了个充满疼痛的童年。比如，《恐怖小屋》里住着一个“红眼睛，绿牙齿，咬起骨头咯嘣响”的“不得了”的怪物，小野兽们都惊慌失措，直到听说“它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有的小野兽都松了一口气”。这首童诗不像成人讽刺诗那样锋芒毕露，而是在不断铺陈的童话故事里呈现漫不经心的反转，让人不禁莞尔。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带有儿童式的俏皮和不动声色的幽默。在《貔貅的歉意》中，人们都说貔貅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传说，貔貅只能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抱歉，更为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惶恐不安。在《不存在的恐龙》中，恐龙也陷入了这种困境，“用影子证明了我的存在/用牙齿证明了我的力量/用声音证明了我的真实”，但这些都不够，必须“证明你的出生、年龄、籍贯/证明白垩纪的那一场灭绝/与你无关”。于是，“恐龙茫然地站在街上/夕阳把它的身影拉得很长”。

长期以来，童诗写作大都只是歌颂纯真、渲染快乐。童年的底色固然是欢乐的，但失望、沮丧、失落、愤怒、孤独、迷茫、困惑、悲伤、无奈，甚至绝望等情感也是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过程。龙向梅的诗歌不拘泥于童年的过度提纯，它敢于面对现实的复杂和伤痛。《咕噜咕噜》里，你能听到一颗露珠的消逝发出的惊呼；《吧嗒吧嗒》中，独角兽被悲伤占据，一路奔跑想要逃离；《哗啦哗啦》里，哭泣的藏羚羊发现历史上丰美的草原失去了生机；《轰隆隆轰隆隆》中，轰然倒塌的白垩纪让人涌起亘古的哀愁；《叮叮当当》里时间的车轮滚滚而来，也让人顿生朝露易晞、人生苦短的逝川之叹；《咳咳》中，“一座很老很老的房子”连绵不断的咳嗽和哈欠，弥漫而来衰败的气息；《大象隐藏了它的蓝翅膀》中所



《声音里住着小野兽》，龙向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有生灵都失去了飞翔的蓝翅膀，在这个小野兽的国度里，浪漫总是笼上一抹轻愁。龙向梅的童诗有一种“儿童式的物哀”，哀伤里有诗人对万物的疼惜和悲悯。

童诗也可以表达丰富的痛苦。诗人不回避沉重，但也不沉沦于伤感。在《寻找不老国》中，“一只年老的狮子/抱着它所剩无几的时间/去寻找不老国”，狮子来到“阳光明媚，尘世的风吹不动流水/太阳永远悬在第三棵树上”的不老国，“在这静止的欢愉里”死亡凝结成为永恒。诗中的死亡意象并不是阴森恐怖的，也不是悲哀绝望的，衰老的狮子寻找不老国的执着已经超越了现实的有限性，绽放出生命的辉煌，艺术化地呈现了生命的死亡。诗集里沉重的话题没有让我们从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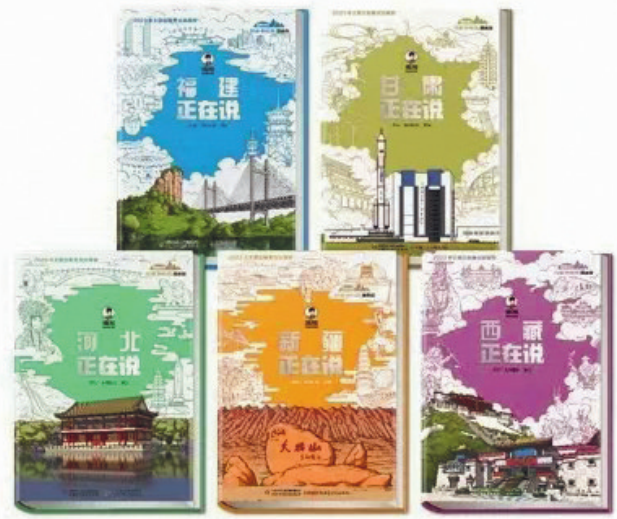
走向寂寂，而是走向生命的饱满和充盈。诗人在叹息中温柔地拥抱了一切明亮和暗淡、欢喜与黯然。（哎呀）讲述了一个被摔碎的陶罐因承载了人们的负面情绪而逐渐变成令人恐惧的怪物，最终被女孩温柔甜蜜的关爱化解了愤怒和不安。这正是《如果说到爱》诗中揭示的主题：如果说“讨厌”就有一朵花凋谢，如果说到“爱”，“那些云朵啊，就轻轻地/轻轻地落下来/抱住了森林、房屋/和整个野兽国”。正因为“爱”具有这样的魔力，狮子温顺得像只猫，老虎收敛了它的利爪。“我”虽然知道世界“总是有很多黑暗和困境”“陷阱、面具和欺骗”“寒冷，饥饿，灾难/猝不及防的深渊/危险就藏在太阳落下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爱它”。《我还是爱它》中的誓言恰恰显示了诗人守护光明的勇气和决心。

龙向梅诗集中情感的复杂和境界的深广超越了以往童诗“花园式”的狭小格局，以向上的童年美学穿透现实，抵达更为珍贵的欢喜。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动 态

系列第四辑《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漫画版）》



7月4日，在2025年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举办之际，“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漫画版）”系列第四辑新书发布会暨第三届“好书共读 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活动启动仪式在苏州举行。

让孩子了解家乡与祖国，才能理解“中国”内涵，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与民族。随着《福建正在说》《河北正在说》《甘肃正在说》《新疆正在说》《西藏正在说》5本新书的出版，“美丽中国·从家乡

出发（漫画版）”系列图书已累计推出20册。作为“两委”重点项目与全国37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协同攻关的成果，丛书以扎实的内容质量、鲜活的漫画表达和深厚的文化内核，成为千万少年儿童认识祖国的“文化窗口”，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下家国情怀的种子。短视频展演活动是借助新媒体矩阵，让好书突破纸质边界，让更多读者透过镜头触摸文字温度，让书香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

让孩子理解「中国」的内涵

■插图欣赏



《小不点儿龙》插图，曾静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7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六〇三期